



在愛丁堡綻放的茉莉

雀鷹



那天，我考完了入學考試，心力交瘁，即便身處如夢似幻的愛丁堡，我似乎毫無力氣讓美景流入眼中。我約了朋友，一起到皇家大道走走，放鬆心情。

由於疲憊，整段路，我都走得有點神智不清。幾個朋友中，有位日本女孩，黑髮亮如飛瀑，皮膚白皙如雪，纖細的五官，舉止流露秀氣。她笑臉盈盈，跟我聊起古典樂，攝影，藝術，還有舊城街中的巷弄尋寶。遠赴異地接受挑戰，我的心情首次得到鬆弛，我們在教堂下聊天，驚喜的發現蘊藏在一磚一瓦中的歷史典故。這驚鴻一瞥的美好，在心裡烙下了。

而後，基於生涯考量，我決定暫緩入學，再尋找更好的學校入學。然而這一轉身，代價竟是失去那燦如茉莉的微笑，當時，我並沒有意識到這微笑份量多重。當我回到台灣，赫然發現我們兩人原來在那一瞬間就已經互有好感，但這一切已經來不及。我們只能透過視訊，一點一滴的得到彼此訊息，只是這猶如鳳毛麟角的訊息，根本無法平息彼此心中熊熊烈火。我們渴望再次相見，因為視訊無法凝視彼此的眼神，就因為這個原因，我們終有機會再次相聚。

然而，時間只有短短的兩天，手錶倒數著她離去的時間，那感覺竟然猶如死亡，當她終於離去，我明白美好與甜美，將伴隨極端的痛苦與失落。終於，我失去她了，心裡有個部份，好像也跟著死去。她叫茉以子，以茉莉為名，花語純真，在我心裡留下最深的白，最鮮的紅。

失去茉以子，我常會沒來由的掉淚，就這麼掉了半年的淚，一邊掙扎著申請新學校，在荒蕪的生活中找到一條路。沒有奇蹟般的療癒，我只能一次又一次接受她在我心中的份量，與失去後的空白。然後一點一點的，在空白的地方，填上我想要的色彩。少了她是失落，相對來講，就是清出了空間！而這空間，我有權力與義務，畫出我想要的樣貌。於是，我一點一點的將焦點聚集在我想要走的生涯道路，一點一點的尋找自己在痛苦中奮戰的樣貌，在傷痛中前行，當有一天，痛苦稍歇，驚訝的是，支撐自己的力道，就像翱翔的蒼鷹，將引領自己飛翔。